

范文正公集

十六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一也

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其心以事其長上而至於立國家之社稷安邊境服先王之遺教

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素節也

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其可及也

立於骨中者未嘗無所從一也

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

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

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一也

如馬

初有

公以

太守爭

其往復

一馬驚馬

官有喜以公

覺其老為廣德

六十九年丹陽

洪興祖慶善來守

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

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古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畫工為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

四七三

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

之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

公盛德絕識才無文武

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

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

堤數百里在桐川為一

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

米帖云額魯公唐朝第一

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

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

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

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反之

已具見於內

從弟鏞以嘉

信之曰文正

聖然大要在立

至栗之味既已

一倉官而築海

已卓然於此一

少而歸其氣乞

粥不繼去所謂

生屢經風波惟

此其所以大過

忘喪其元公之

行事亦非今

所能及也。學既率公之一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也。有鑰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古弟與同黨之士。鑰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我云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鑰記。并書鏞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施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也。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嘗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也。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公以敝車羸馬以朝，陳相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一口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

九十五十四

四甲卷二

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是齊侯以晏子之賜而觴相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  
侯知賢而相子服我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  
有次序也先父族以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  
孟子曰親親而仁也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  
文正公之義其與曰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  
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  
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  
之盛聲色之侈妻妾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弗得  
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  
為士而廩稍之充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  
壺瓢為溝中瘠者豈少哉况於賙人乎是皆文正  
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  
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子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  
以警世云公諱其字希文

昔遠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  
謂以斗米疋纒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  
存焉時年尚少未甚領略蘇歷三紀當宣  
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  
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  
宅已焚毀族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  
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  
睦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

君下逮良宇諸孫蓋十餘矣。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二月，卒。未曾孫直方記。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

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

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

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

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

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勅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疲壞，遂使飢寒

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

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文正位

勘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調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榜，不是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

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蓋以編類刻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

即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  
月實支每口白米三升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五十五歲以上聽

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規

六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陪人處

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

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

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直或任川廣

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

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

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

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早幼十九



歲以下喪葬通文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  
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 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  
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  
內量行濟助

一 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  
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  
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  
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  
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  
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  
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  
死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  
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與貨椿  
充三年以上繼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  
得糶貨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 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比  
七皆下再貢者減半並湏實赴大比試乃給  
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 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

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

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

每石即支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爲衆所

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不得與議若

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

十人全給以諸房量力出錢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

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

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

者給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

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

受謂如欠米及一分即至納米足日全給數更

支不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廿六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如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如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

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

規給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二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

長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

即掌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

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踈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拊移舍屋者

禁之違者堂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

添修者聽之

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踈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相

規保明詣實申文正位量支錢完補即不得乞添長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給

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

根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并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文正位拍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

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

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為

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

定保明同申本位有妨嫌雖已申

而未得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

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拍揮參定

一諸位閱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署名仍

不得竹紙及色牋遺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拍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

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以侍郎拍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

諸位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一許諸位徑  
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其大觀斷元七年七  
月以前已收養給  
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來掌管人及  
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充賃贖富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  
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  
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荒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詳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  
身孤賴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為傳遠之計自

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姓制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榜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爲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參定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

四

十二

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廢幾足以勅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

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  
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  
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  
申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  
房請米替內

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  
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  
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蠶食於寺中  
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  
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

規

十一

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  
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  
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  
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  
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  
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  
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  
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侶此之人許從本家經  
府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

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填捺義莊田涓涇浜車漕種麥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並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為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

規

十四

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敖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眾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興詞紊



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贖者罰米名

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及欺騙善長之類

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

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請為申文正位當

對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

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轉取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

結今乃有將己子與人滋蕩他人家業却欲

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請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年來後業甚為艱難

列

宜體文正公之志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

族人占造松宅等項如前項罰金房月米一

年仍勒還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賣文正位有義在文正位是錢十

千今物價翔貴難於有子弟得解赴

省義莊立官會一抽千其於諸房月米內

依時真均勉其免一太字昔支官

會五十千度便請為崇如讀書之文有以

徵

一歲寒貴除科舉年分請子弟留請肄業餘時

不得於內懸宴安如過罰金房月米一月

范氏義莊申嚴規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  
渠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  
酒曾從龍書并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  
柔立石 物本天人本祖問閭之人有視其祖之子  
孫如路人相毀訾相并兼如仇敵者不知本尔渠少  
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  
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  
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昔富而不恤宗族何顏  
以入家廟渠敏袞歎曰公之行已世之標的公之言  
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  
言以自愧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  
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處已謙而明際物莊而和雖  
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  
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遺女之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  
己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初義田  
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饗者賴以無離散  
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  
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而宗餘以待族人之無家  
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墮請之朝  
屬之卿 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  
敢懈也 辛儵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下庶  
不負公 上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豈得旨如請屬集

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小大功業  
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  
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  
反率言官叩關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  
烈焜耀則歟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  
輔忠賢是但想其指所載麥歸亳時文正公已心知  
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  
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  
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  
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  
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  
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

一日槩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  
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  
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  
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  
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  
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失遺意  
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  
復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  
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  
念此有年爾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

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  
服者訢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  
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爲主張由是悉  
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  
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  
就立新倉寢復舊之額尤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  
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  
後式選族子之庶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  
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  
計介弟之柔續世科亦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  
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  
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

文正

十一

雖不及文正公之顯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  
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  
見范氏家法爲之愧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  
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  
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藜未嘗賴宗人毫髮之  
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  
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馮藉以保  
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  
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  
興乎嗚呼 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謹設  
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  
平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

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  
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多然也往往於榮  
華之飄風不踰踵而葬為遊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  
有弊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  
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州之對以立德為上立  
功次之立言又次言且證之曰威文仲既沒矣其言  
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  
而况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  
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百年後猶使人竦然  
起敬况當時乎考亭夫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  
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餘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

卷之三

三

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  
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頃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  
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殆如此此非富公  
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  
之所充拓陳宮壺之戒弔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  
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  
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  
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  
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遺宰相書  
無慮方言經濟規模大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帥  
為執政平生所為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雄文  
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

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  
布濩流行天地付公以不羣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  
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  
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焉乎立孰  
不為功而立功難倏成倏隳功焉乎立孰不為言而  
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焉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  
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  
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  
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梓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  
謂不朽信乎其不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  
不知可大可久者之為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斯  
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  
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  
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矣蓋茲不牧亦且嗚呼  
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闕典是役也  
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耆倪莫不謂宜  
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  
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  
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梓不朽之  
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幕官廬陵劉坦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

於親炙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  
可為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譔 朝列  
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慶異書并篆額  
至元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經吳中是為文正先  
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揆進其  
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予肅  
然起敬曰至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  
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歸然獨存祠正在其左  
門堂寢室嚴整合度蓋宗郡守澄公說友所建牲牢  
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真

祠記

卷四

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擬按兵意有所增廣  
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三祠邦瑞踵予門求  
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  
以毋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未賴之余固辭弗獲  
辭移治錢塘凡再歲微踐言益勤謹按釋真必有合  
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  
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  
公輩為夔高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民以  
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  
所去見思慶鄒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  
于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

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  
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  
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銜耀於須臾者可  
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  
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  
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  
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  
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  
之邊鎖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口而不求人相與解  
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士為所當為一以自信其  
屢為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

六

廿五

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  
其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  
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常使一蹈鑒戒而未已也  
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  
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  
原歟留心聖賢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  
初公買田以贍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  
類份份焉適 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  
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爽者昔  
晁仲約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  
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  
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



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  
鄉所得私者遠惟耆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  
以發之至元三十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太夫牟懽撰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

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  
褻衣博帶晨坐問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  
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  
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  
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  
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

卷五

六

北

知

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以講授士不遠千里  
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  
族貧乏則賑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  
公意合暨公登第五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  
盛祿賜日厚遂成義在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  
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  
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  
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祀而提管士貴共議興  
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一里所消日庀工爲  
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  
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

通廩會誦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時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  
爲多提管之樽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堡百畝脩師資  
束脩之禮了第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成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收司禁治煩擾常  
加優卹無後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  
管馳書來云嘗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燾也何  
敢與斯文而稱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  
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  
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  
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  
十倍今人即咨尔來學書尔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  
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六年懋課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  
行江州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湖  
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  
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祭  
而已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  
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  
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

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菟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  
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  
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一  
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盧十二  
寨以制明珠滅域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將  
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  
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既遂  
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  
范老子胸中有數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拍雍  
也或又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邠慶  
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  
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

元記

廿八

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也  
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觀在他方  
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  
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  
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  
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  
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  
甲辰行省聞于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  
以書抵燻倅記厥成謗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  
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  
地人以為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

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亢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婁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誠雙誅卻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曰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燿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脩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弟昆粵至斯今代有

賢孫迺厚義廡西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肝膾公在帝旁玉虬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拓是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曄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

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  
裴晉公之於唐粗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  
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  
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  
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  
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  
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聲在人與天壤爲  
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閱歷如一  
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  
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尚論公之  
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口勤茹淡薦行力學堅彊刻  
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言屢貶屢復言譽益

可謂

廿

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操其  
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用  
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  
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夏聳服熟耄來歸卒臣元昊  
及叅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  
厚農桑脩武備減徭役蠲逋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  
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  
於成天下之務者爲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  
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資皆  
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  
力平賊其量爲如何民饗公利以范爲姓公所履

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善夏師之擾關輔挫動聞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誣仁宗聞其往援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爲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齊西晚生東瞻長白不遠五舍逕拜祠下惕然興懷旣件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繫真材之間出兮羗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爲山嶽兮在天則爲列星膺罕千之名

天章

一

世兮必興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措羣生于救寧惟公之生允無愧于是兮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譽于千齡沒面暄乎不亡兮功烈貫乎汗青復元氣於太虛兮佐玄造於冥冥尚歛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殄蝗螟睠故山之陳迹兮鑿醴泉之清泠俯岫幌兮歎巖扃息風馬兮駐雲駟薦松醪之醲郁兮擷野藪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兮庶肅然之一聆傲鄙頑與貪懦兮將如寤而如醒恍神遊之無方兮眇荒祠而涕零耿英靈之如在兮齊長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耄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恩又為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晦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羗臣厲日久忽於儲備一旦重兵宿壘亡所取濟鳳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群甯他邦甚者斷吭絕脰死以期免公是時方經畧四路請畱延安民聞之亟相提挈馳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

六

世

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歛一切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竄者還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遠人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鬪各聽慶田壘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為良農此畧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感斯可計矣先是賊豔狂熾日虞竊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非便乃圍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營校工興之日有畚鍤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壘焉公命索其所餘以俸金買近阜民田聚而葬之喪具祭品必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報之郡以處高艱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迹

之帝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  
金之費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閔輔之卒往往三數  
歲不能得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惰將何以固衆  
心而取完力也自介更相戍役止一歲為限推此五  
事實公始未至與既至而所為者雖體有大小蓋不  
獨善士所悅若庸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公  
嘗出使江淮守七州歷四帥為開封內史以至參預  
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興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  
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  
傳諒亦然也世南公方將博來遺烈以盡力祠之意  
會郡進士劉頌仁右來獻且曰此而不書大懼言語  
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請刻于碑之陰時

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

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蹇周輔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  
題額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環  
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慶州軍州事  
及管内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  
紫金魚袋周沆

義渠荔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  
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  
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  
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  
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彞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  
趙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 行省行省  
上之 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闕世道且不設教官  
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  
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增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  
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  
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

書院記

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已  
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  
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  
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  
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  
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  
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  
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  
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  
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  
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  
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

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

書院記

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干文傳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恭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